

我和五山叙旧情

◎苏子龙



素有江城之称的南通,市区南郊兀立着错落起伏的五座小山。山虽不算高,但临江而立,葱茏秀丽,犹如一串翡翠,镶嵌在长江之滨。这五座山由军山、剑山、狼山、马鞍山、黄泥山组成,环形排列,山水相依,又有“江海门户”“五山拱北”之称。

五山之中,狼山海拔107米,是五山中最高、最为挺拔俊秀的一座。因为山上建有广教禅寺,一年四季香烟缭绕,是我国佛教八小名山和江苏六大风景区之一。而狼山西侧的马鞍山和黄泥山,其实只是两座不大的山丘,因为背靠着狼山,又加上修筑了一些亭阁,就显得与狼山、长江相映成辉了。

过去,我曾有五山风景区的常客兼业余导游,对五山充满了感情。

20世纪80年代,我在市委宣传部工作。外地新闻界、文艺界的朋友以及一些有名望的人络绎不绝地来南通参观,我必陪他们游五山,向他们介绍五山的形成和这里的名胜古迹。比如王安石在这里登山观海,文天祥在这里渡海望山,都留下了佳作名句,成为狼山题咏的千古绝唱。这里还有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衣冠冢,有记载抗倭斗争业绩的平倭碑,有康熙皇帝的御碑亭。至于“宝塔支青云,去天才尺五。天上星与辰,历历皆可数”的狼山支云塔和广教寺,我一一为之介绍,客人们赞叹不已。

我还特别喜欢领客人在山门平台上观景。南眺,只见大江东去,波光粼粼,水天一色,百舸争流;北望,但见江海平原一望无际,楼房村舍遍布,生机勃勃。我向他们背诵北宋大诗人王安石登临狼山写的诗“遨游半是江湖里,始觉今朝眼界开”,心中洋溢着自豪感。

广教寺山门前有一副楹联:“长啸一声山鸣谷应,举头四顾海阔天空。”我介绍说,1958年,时任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同志到狼山游览时,对这副对联赞不绝口,还以此为题,在南通作了一场精彩的报告,勉励青年们要有广阔的胸襟,远大的理想。大家啧啧称赞。

1983年建成的法乳堂,坐落在山坡上的大雄宝殿内。它是由南通籍画

家范曾创作的瓷砖壁画,绘制了隋唐以来的十八位著名高僧,其中有玄奘、鉴真,还有3位外国法师,堪称我国现代壁画艺术珍品,是我陪客人必到之处。

马鞍山下的沈寿墓,也是非去不可的地方。沈寿是彩锦绣的创始人,张謇把她请到南通,为她开办女红传习所,成为中国最早的刺绣学校。她的刺绣作品耶稣像,是得世界博览会金奖的稀世之作。每到此处,我都要讲一讲有关张謇和沈寿的故事。有次汪洋厂长带领十多个北京电影制片厂的著名编导演,在这里听了我讲的张謇和沈寿的故事,回到北京后竟派了李宝元等两位编剧来南通,准备写剧本,拍一部张謇和沈寿的宽银幕电影呢!

不用说,马鞍山上的梅林春晓饭庄,是我经常招待客人的地方。饭庄坐落在山背上,从山下走上去,蜿蜒的小径两边,春天梅花怒放、暗香浮动,令人心旷神怡。进入饭厅,推窗览景,低头是悬崖峭壁,浪花飞溅;举目是大江东去,烟波浩渺,让人神清气爽。加之餐桌上的江鲜美味,客人无不拍手叫绝。梅林春晓的落成,为五山的自然风光确实加分不少。

游五山,总和张謇脱不了关系。从北麓园的赵绘沈绣楼、狼山的金沧江墓、马鞍山的沈寿墓、军山上的气象台,都蕴含着张謇的心血和故事。为了把这些故事讲好,我看了不少有关材料,还走访过当年在世的张謇的老管家呢。

游山快结束的时候,大家还特别喜欢听我讲的一个传说。据说当年慈禧太后要过六十大寿时,朝臣们纷纷献上奇珍异宝作寿礼,以讨老佛爷的欢心。当慈禧问张謇给她准备了什么礼物时,张謇说“狼马见(剑)君(军)王(黄)”,指的是南通那五座小山。慈禧一听十分高兴,连说好好好,狼马都来见君王了!

回想当年,年纪轻,精力充沛,上山下山不仅不觉得吃力,反而兴致勃勃。改革开放后,南通成为14个沿海港口城市之一,来往的客人多了,爬狼山、游五山,成了我的一门必修课。

五山,尤其是五山中的狼山,自古以来就是南通的骄傲。它是历史文化、佛教圣地、著名景区,更是南通对外交流的一张名片。

我为曾经做过它的一名义务宣传员,感到无上自豪!



军山夕照

◎吴有涛



中庸

◎强雯

阴天。平和。中庸。

长江水面阴沉,时光尚早,7:30的光景,我慢慢徒步,沉静。

昨日在办公室时读到《中庸》里的一段:“子曰,中庸其至矣乎!民鲜能久矣。”说的是孔子言:中庸大概是道德的极致了,但百姓很少能够坚持。这一章指出,中庸作为与天理相同的至德,是非常难以达到的,甚至在孔子那个年代,他也要回望追怀到尧舜、周文王、周武王、周公这些圣人的德行。然而越是难以做到,就越表明中庸的可贵,就越应该作为君子的追求。在孔子看来,中庸就是不偏不倚,做事、说话没有过分的地方,也没有不及的地方。中庸,是平常的道理,是上天所赋予的道德标准,却需要不断修行才能达到。当然,如此的朴实状态是道理运行最精密微妙的极致,只有君子能体会这个道理,小人则恰恰相反。

江边的阴天,水阴沉,云阴沉,铅色天空有不易察觉的红。南纪门大桥、菜园坝大桥、珊瑚坝滩涂隐隐不动,唯有蟋蟀,一如往日的唱鸣。

阴天似乎跟中庸有某种相似之处。

长江流经此,好像人类之心,微微荡漾。近处是沉渣、泡沫,有腥臭。然而抬眼远望,涟漪翻卷,水波微兴,使人有诗意与幻想。

沿长江一阵小跑后,身上就起了微汗。每个钓鱼的人都好像在工作一般,看不出他们闲适的心,他们专注地盯着水面,不放过一条鱼。他们大多大都穿着迷彩服、防寒服,或者冲锋衣。偶有人心情愉悦的,会吹着

口哨,但更多的人会时刻警惕,直觉灵敏,像蜥蜴般迅速转动头颅,四处张望,他们凭借一种本能,察觉到我在其身后的凝视。

指定的喇叭持续播放着:“保护母亲河,长江禁止渔猎,从3月1号到6月1号。”而这已经是11月。其实,我在更早的10月,就看见他们三三两两的,或独立或抱团,立在长江边猎渔。

喇叭还在嚷嚷着。喇叭底下支着钓竿的人纹丝不动。

他们的晨钓应该纯属乐趣,这么坚持着,每天必来。他们的专注吸引了我。有的人会站在滩涂湿地上,那一块滩涂是一块危险之地。滩涂又长又软又形态各异,有时候是裸露的泥土,有时候是枯草密集,他们坐着,等着,冻着,紧张着。如果有谁没有注意到我,我反而会集中地观察他们,就像观察涟漪。专注是能传染的。钓者穿的衣服都很奇怪,像是捡来的破烂,总之是印着一些本地著名防盗门、钢材公司的名字。

昨晚看了一个让人心绞痛的电影,佟丽娅主演的一个关于家暴的故事,她瘦弱的涂抹着脂粉的脸,难掩细密的皱纹。岁月也不会放过妆容精致的女演员。浓烈的家庭情感演化成拳头、猜疑、暴力,夜晚上演的悲剧会加剧心的抽搐,我在沙发上难过了很久。

然而眼前涟漪不断涌动,每天如此,又似乎每天不一样,在一派铅色的天地之间,微漾的流质,你好像看到了一个人的心。是我的心吗?或是佟丽娅的心?又或者是在日常洪流中微微起风,不甘庸碌的心?

或者根本就是我昨夜心情的延续,或更新。

江,以一种格外温和的回望平复着自己,平复着周围,平复着水之所润的自然万物。一只黑白相间的小燕雀在滩涂上步行,亦步亦趋,在人类行踏出的一条十厘米间宽的小径步行,江水浸泡又退潮之后,它更加稀湿,燕雀慢慢地走着,专心地走着,偶尔停下来,啄食泥浆,那里有我看不见的小虫。

灰暗之中,有光影乍现,那是浮光掠影的巴黎,是我昨夜看过的纪录片。世界时尚之都里的灰暗把戏,人性的弱点与伟大的艺术互为纠缠。那样的灰和眼前的灰,不是一样,却又隔空唤起。

昨夜看的是美国国家地理制作的一部叫《诈骗都市》的纪录片,其中《巴黎篇》,寻找光彩夺目之下的阴影——骗术。从忽悠游客消费一根绳子,以增强男性性能力,到艺廊里贩卖假画,骗术低级拙劣、粗暴简单,但屡骗屡中,即使在美术馆里,最多的反而是防盗窃的图标。

惶恐之感,遍地皆是。纪录片里充斥的并不是好莱坞电影工厂里的江洋大盗,而是蝇营狗苟的浮渣之辈,故事虽然乏善可陈,而且针孔摄像头的拍摄使得一切都模糊、猥琐、晃荡,但是片里所反映的巴黎市井,卢浮宫艺术品市场街道,使我的眼睛一刻也不想离开,花花世界里的美与伤同样强烈。

纪录片也是梦,它是对日常生活精神价值的提升,有盼头又或有遭头,在这个清晨的江边,如涟漪般,似梦非梦。